

曹禺读本

中学生文库

ZHONGXUESHENG WENKU



上海教育出版社

曹 禺 读 本

田本相 刘一军 选编

责任编辑 韩焕昌

封面设计 范一辛

中学生文库 曹 禺 读 本

田本相 刘一军 选编

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

(上海永福路 123 号)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曙光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7.25 插页 2 字数 136,000

1989 年 11 月第 1 版 198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7,800 本

ISBN 7-5320-1589-0/G · 1544 定价: 1.85 元

目 录

杰出的戏剧家——曹禺…………… 1

雷雨（第一幕）……………19

日出（第四幕）……………69

原野（第三幕：第四景·第五景）…119

北京人（第三幕：第一景）…………147

王昭君（第一幕）……………194

寄语少年朋友（1986年10月6日在
南开中学的讲话）……………224

编者后记……………227



杰出的戏剧家——曹禺

曹禺是我国杰出的戏剧家，他的话剧创作驰名中外，被称为“中国的莎士比亚”。

—

曹禺，原名万家宝，字小石，原籍湖北省潜江县。1910年9月24日出生在天津一个封建官僚家庭里。

他的童年是十分苦闷的。

母亲生下他三天便因病去世了。当他一懂事便陷入失去生母的孤独和痛苦之中。虽然他的家庭相当阔绰，少爷们有着自己的佣人，自己的书房，住得相当舒适；但是，整个家庭是令人郁闷窒息的。

父亲万德尊就是个苦闷膺胸、抑郁不得志的人。他的家很穷，祖辈几代都是教书先生。他凭着聪慧敢闯，曾留学日本，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。回国后做过标统、镇守使（相当于团、师职）这样的武官。可是他不爱打仗，却擅长诗文。在军阀混战的乱世中，他被挤出军界，赋闲回家，牢

骚满腹，颇有怀才不遇之感。于是便舞文弄墨，抽鸦片，过着无聊的寓公生活，在家里动不动就发脾气，打仆人。他和大儿子合不来，怨恨很深。曹禺曾说，父母夜晚抽大烟，白天睡觉，放学回家后，整个楼里静得很，像坟墓一样，憋气极了。因此，从小他便对这封建家庭的秩序产生了一种厌恶的感情。

曹禺天资聪颖，从小就喜爱读书。他怕父亲，怕他发脾气，就更愿意躲进自己的小屋里去读书。而书本给他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。父母还算开通，允许他看闲书。《红楼梦》《西游记》《水浒传》《聊斋志异》等培养了他对文学的最初兴趣。

三岁，继母就带着他去看戏。什么京剧、昆曲、河北梆子、曲艺，还有文明戏，他看了不少，成了一个“小戏迷”。看戏入了迷，不但回来和小朋友一起模仿，而且还自己编个故事演。看戏多了，使他发现“戏原来是这样迷人的东西！”他说：“小时候，我很想当演员，想一辈子当演员。”在他童年的心田中就播下了热爱戏剧的种子。

他有一个人生启蒙的老师，就是他家的女仆段妈。晚间，她陪着曹禺，他便请她讲故事。段妈就常常讲起她的遭遇。她家在农村，父母是活活饿死的。出嫁后，丈夫是老实庄稼人，一年到头累死累活，但还不清地主的债。因为交不了租子，硬是被地主老财打死。她的公公被逼得上了吊，婆婆也在沉重的打击中自杀了。段妈的儿子死得更惨。因为儿子顶撞了地主，遭到毒打。眼看伤势一天天严重，

又无钱医治，身上长满了脓疮，上面爬满了蛆，硬是活活疼死了。就这样弄得家败人亡，落得孤身一人，跑到外边作仆人。曹禺每次听段妈讲着都落泪。段妈的悲惨遭遇给了他很深的感染。他永远忘不了她那额纹深陷的面颊，那有些豁的嘴唇，那没有一丝笑容的脸。打小，他的心总是同情着穷人。

有一次，父亲抽足了鸦片烟，一时心血来潮，便把曹禺喊来要他做诗。虽然曹禺也读过一些诗，但还没写过诗，思忖片刻却哼出两句来“大雪纷纷下，穷人归无家。”想不到这很合父亲的心意。父亲便借机对他说：“添甲（曹禺的小名），你还小，但你要知道你是‘窆人之子’啊！”“窆人”是湖北潜江的土语，就是“穷人”。他叫曹禺不要忘记自己是个穷人的儿子。这也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

二

1922年秋天，曹禺考进了天津南开中学读书。

中学时代是人生最重要的阶段。曹禺就是在南开中学奠定了后来成为一个剧作家的基石的。

他本来就酷爱读书，南开中学的教育是十分严格的，这就更给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读书环境。除了课堂的教学，他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更有兴趣。13岁他就读了鲁迅的《呐喊》。郁达夫的小说《沉沦》，还有郭沫若的《女神》等都给他以深刻的影响。南开中学也特别重视课外活动，学校里有各种社团，任学生自由选择参加。他参加了文学会，并

开始练笔。他写诗，写小说，也写杂感。1926年，他才十六岁，就和几位同学创办了文学副刊《玄背》，由《庸报》公开发行。他在上边发表了他的第一篇小说：《今宵酒醒何处》。这篇小说分明可看到郁达夫的影响。他们还写信给郁达夫，并得到他的复信，给曹禺以极大的鼓舞。他更爱写诗，他写的《四月梢，我送别一个美丽的行人》、《南风曲》等，都刊登在校刊上。他写的杂感更敢于抨击时事，显示着他的真诚的热情，以及宝贵的社会使命感。

对他影响更大的，是十五岁就参加了南开新剧团，在张彭春老师指导下演话剧。他做什么事都充满青春活力，而对他所热爱所感兴趣的事，更是全力以赴，执著专注。他参加《少奶奶的扇子》的演出，为了背剧本，他把一本书都读得破烂了，可见他是十分用功的。他的毅力和才华得到张彭春老师的赏识，便派他扮演主角。他在易卜生的《娜拉》中扮演女主角娜拉，在《国民公敌》中扮演裴特拉，在学校公演中，他的演出博得全校师生好评，轰动了全校，甚至轰动了天津。

1928年9月，他被保送进入南开大学政治系。这是不得已作出的选择。他不喜欢政治学的课程，他仍醉心于戏剧。他在高尔斯华绥的《争强》演出中扮演董事长安敦一，这是一出写劳资矛盾的戏，对他后来的创作很有影响。他翻译过两个独幕剧《冬夜》和《太太》。他对英文的《易卜生全集》作了系统的研读。他更关心国外的戏剧发展，美国出版的《剧场艺术月刊》，他每期都看，由此接触了美国剧作家奥尼

尔的戏剧，这位号称表现主义的剧作家给他带来现代剧作的创新信息。他后来也承认“美国的奥尼尔也是对我影响较大的剧作家”。

1929年的春节，他的父亲突然因中风死去。这对全家的打击太沉重了。承办丧事的任务落到了他头上。他才十九岁，加上他不谙世务，真是太难为他了。他到处求亲访旧，但是那一张张熟悉的脸，如今，都变得如此冷漠。而过去他们是怎样在父亲面前献殷勤啊！家庭一败，立刻脸色就变了，找谁谁都不肯帮忙，真是可怕啊！由此，他第一次尝到了世态炎凉的真滋味，也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，曹禺后来说，“这种体验是平时不可能得到的，这种人生的体验对我来说是太深刻了。”

1930年秋天，他转学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。

在这里，开始了对戏剧的钻研。他广泛阅读了从古希腊悲剧以来的世界名剧，莎士比亚、博马舍、莫里哀、雨果、大仲马、小仲马、罗曼·罗兰、莱辛、歌德、奥尼尔、王尔德、萧伯纳、高尔斯华绥、果戈理、奥斯特洛夫斯基、契诃夫的剧作都在他的涉猎之中，他读了数百种剧作。

在这里，他还对音乐发生了浓郁的兴趣。他曾经跟一位老师学巴松管，他更喜欢听音乐唱片。他对巴赫的《受难曲》和《b小调弥撒曲》，对莫扎特和贝多芬的交响曲都有一种心领神会的感受。古典音乐的庄严肃穆，常把他带到一种不可名状的人生思索之中，而交响乐的严谨繁复而又完整和谐的结构，使他对艺术的整体、艺术的境界也有一

种心灵的启示和感悟。他承认音乐对他的创作有着潜在的影响。

清华也并非世外桃源。清华的民主传统曾给他以力量，使他投身到一些民主正义斗争的行列。特别是震惊中外的“九·一八”事变，更激起他的爱国热情。他和同学办报纸，参加宣传队，慰问抗日士兵。

还在南开大学时候，他就酝酿着《雷雨》的创作。这些年，他演过戏，导演过戏，改编过戏，更接触了不少中外名剧，开扩了眼界。《雷雨》的孕育是艰难的，他日夜探索着。为了写《雷雨》，他整天躲进清华图书馆里，直到夜晚10点闭馆的时刻，才怏怏而出。他说：“我写了许多人物小传，其数量远不止《雷雨》中的八个人。记不清修改了多少遍，这些残篇断简堆满了床下。到了1932年，我在清华大学三年级的时候，这部戏才成了一个比较成形的样子。”他终于在1933年大学毕业的前夕，完成了这部剧作。

他把稿子交给了他的中学同学靳以，靳以正在编辑《文学季刊》，靳以又把它交给了巴金。那时，他和巴金并不熟悉，只是见过面罢了。但是，当巴金一看起稿子，就被它所吸引了。巴金回忆说：“我感动地一口气读完它，而且为它掉了泪。不错，我落了泪，但是流泪以后我却感到一阵舒畅，同时我还感到一种渴望，一种力量在我身内产生了。我想做一件事情，一件帮助人的事情，我想找个机会不自私地献出我的微少的精力。”正是巴金把《雷雨》发现了。他以一颗无私的真诚的心，发现了曹禺的才能，他决

定把《雷雨》一次刊登在《文学季刊》上。这对于一个文学上还没名声的人，当然是破格的。经过巴金细心的编辑，《雷雨》于1934年问世了。

《雷雨》是曹禺的第一部剧作，但它的起点很高，它以现实主义的艺术力量，震撼着人们的心弦。结构的巧妙严谨，情节的复杂曲折，显示出他的高超的编剧技巧。而通过血缘关系的纠葛，真实地反映出深刻的阶级关系，透露出那畸形的社会制度必然崩溃的消息。作家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富有生动个性的典型形象，特别是繁漪的形象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典型画廊中也是出色的一个。《雷雨》的出现，标志着中国话剧走向成熟。可以说，《雷雨》划出了中国话剧史的一个新阶段。

《雷雨》轰动了剧坛，轰动了文坛！一颗文学新星，闪烁着夺人的光辉，升起来了，那时，曹禺才只有24岁。

三

清华毕业，曹禺留在清华研究院继续攻读研究生。1934年暑假，他决心去工作，应邀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任教。

回到天津，如鱼得水。他又得以投身南开新剧团的活动之中。张彭春老师约他合作，改编《新村正》，并在南开校庆时演出，他扮演吴仲寅，演得十分出色。1935年，张彭春再次邀请曹禺合作，请他把莫里哀的《悭吝人》加以改编并搬上舞台。曹禺正值创作旺盛期，也富有朝气。他以高度的创造性，把《悭吝人》中国化了，完全改为中国的地

点、习俗、场景，中国人的名字，并改名《财狂》。由他扮演主人公韩伯康（阿巴公）。此剧公演后，轰动平津，郑振铎、靳以等师友都从北平赶来观看演出。郑振铎看过演出，到后台祝贺，他对曹禺说：“家宝，在舞台上你的眼睛真亮，好象闪着光，真是神了。”《大公报》特别出版了《〈财狂〉公演特刊》，《益世报》也陆续发表评论给予称赞。萧乾在他写的《〈财狂〉之演出》一文中，对曹禺的表演评价很高：“这是一出性格戏，……全剧的成败大事由这主角支撑着。这里，我们不能遏止对万家宝先生表演才能的称许。许多人把演戏本事置诸口才、动作、神情上，但万君所显示的却不是任何局部的努力，他运用的是想象，他简直把整个自我投入了韩伯康的灵魂中。”曹禺在此剧表演中达到了峰巅状态。应当说，曹禺也是我国杰出的表演艺术家之一。

老朋友靳以又找他索稿了。

这几年来，光怪陆离的社会，一些可怖的人事，更搞得他瞑眩不安了。而回到天津后，种种社会人生世相也在灼热他的情绪，增强他的不平之感。他看到在大饭店里，大老爷挥金如土，玩着交际花，花天酒地，纸醉金迷。有各种各样的人物，洋教授、银行经理、军官、投机商……他们贪馋地向女人扑来。而他更冒着危险到南市一带的三等妓院里去进行调查，他发现这些妓院犹如人间地狱，按他的话来说，他发现了一个不公平的禽兽世界。他眼看着有着美好心灵的少女被吞噬。这些终于升腾为戏剧形象，于1935年写出《日出》。

曹禺是一个在思想艺术上都勇于探索的作家。如果说《雷雨》还有一些幼稚的痕迹，而在《日出》中他要“探求一次新路”，探求一条向着革命现实主义靠拢的道路。他的揭露更深刻了，他把他描写的那个腐烂的社会都否定了，而且指出这个社会腐烂的“症结”应该“归在整个制度的腐败上”。他怀着神圣的道德感情揭示出被侮辱被损害的妇女的地位和命运，控诉了无耻的卖淫制度和罪恶的金钱制度。塑造了陈白露、翠喜这样的典型形象。在《日出》中，还蕴蓄着理想的温热和浪漫的诗情，他善于揭示污秽掩盖下的诗意真实，从腐尸的气息发现金子的闪光。在《日出》中显示着他现实主义的新的特色。

《日出》发表后迅速引起热烈的反响，《大公报》连接用三个整版的篇幅刊出笔谈文章，参加笔谈的有茅盾、叶圣陶、巴金、朱光潜（朱孟实）、沈从文、荒煤等。其中还有燕京大学外文系美籍教授谢迪克，他说：“《日出》在我所见到的现代中国戏剧中是最有力的一部，它可以毫无羞惭地与易卜生和高尔斯华绥的社会剧的杰作并肩而立。”文学界的高度评价，使《日出》获得《大公报》文艺奖。

由于南京国立戏剧学校校长余上沅的盛情邀请，曹禺于1936年初秋，来到该校任教授。

剧校的师生热烈欢迎他的到来。他也没有辜负学生的期望，全身心投入教学之中。他以他对戏剧的深厚修养以及他的创作经验和表演实践的体会，运用到课堂上，讲起来驾轻就熟，挥洒自如。因此，每次上课，课堂都挤得满

满的。为了指导学生排戏，他特地把法国剧作家腊比希的两幕剧《迷眼的砂子》翻译出来，并改编为独幕剧，更名《镀金》。这是一个很适合初学者表演的教学剧目。可见，他在教学上是十分用心的。他所教的学生，如今都成为著名的导演、演员，如凌子风、项堃、叶子等。

南京并不比天津的形势更好些。他住在四牌楼，斜对面就是国民党的“第一模范监狱”。在这里囚禁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，每当夜深人静，常听到犯人痛苦的惨叫声。每天打开报纸都是一些不祥的消息：剿匪讨赤、兵祸、水灾……都显示着农民问题越来越突出了。怵目惊心的事实又在激发着他创作的激情。

段妈给他讲的故事，一幕幕又展现在眼前了。还有儿时跟随父亲在宣化所看到的拷打农民的悲惨情景：那宣化府的大堂，东岳庙阎罗殿的狰狞恐怖，还有他所嬉戏的地方，——后院的高大的“神树”，鬼气森森的气象，……都凝聚起来，又都化成了戏剧中的形象。他酝酿着《原野》的写作。

为着及时交稿，他整夜整夜地写，从天黑到晨曦，七八天就写出一幕来。南京很热，写累了就到街上散步，夜晚有卖甘蔗汁的，喝上一杯。他每写一出戏，总得搞出些新鲜意思，新鲜招数来。他要他的戏，一个与一个都不一样，人物、背景、氛围都不能重复过去的东西。曹禺确是一个锐意创新的作家。在《原野》中，他把他的视野由城市转向了农村，在题材方面又开拓了一个新的领域，而在艺术方面也在试验不同于《雷雨》、《日出》的“另一种路子”。

《原野》中跃动着作家对黑暗社会的反抗热情，反映了农村阶级压迫的某些现实情状。它所写的是一个农民仇虎复仇的故事，而他的独创性在于，通过揭示仇虎沉重的精神负担和那被扭曲的灵魂，来揭示农村中阶级压迫的沉重和残酷，深刻地展现了仇虎从反抗复仇到觉醒的心灵历程。在艺术上，他借鉴了奥尼尔戏剧的表现主义的方法和技巧，并把它有机地融入现实主义创作之中。

此剧发表不久，抗日战争便全面爆发了。它在当时的影响远不如《雷雨》和《日出》。

四

在全民抗战的热潮中，曹禺全身心投入这神圣的爱国的洪流之中。虽然，他不能拿起枪去杀敌，但同国立剧校的师生一起，在流亡到大后方的漫长路途上，热情地从事着抗日宣传。在长沙，在宜昌，都曾留下他的足迹。据他的学生回忆说：“万先生可是变了个样子，他仍然穿着旧棉袍子，只要船泊码头，那怕只有几个小时，他也亲自把锣拿上，招呼着同学上岸。在街上，他打着锣，招呼着群众，来看我们的演出。几乎每次，都是他敲着锣，吆喝着，真想不到他这个大教授，没有一点架子。万先生的抗战热忱至今仍深深留在我们的记忆之中。”那时，他不到三十岁，在学生心目中是可尊敬的老师、教授，可他的心同年青学生一样，是高昂的热情，是一腔爱国的赤诚。

在抗战初期，他献出的第一出戏，是与宋之的合写的

《全民总动员》(又称《黑字二十八》)。他不但是编剧,而且是导演团的成员,并且亲自扮演了夏晓仓这个人物,于1938年10月在重庆国泰大戏院公演,轰动了雾都,成为第一次戏剧节的压轴戏。

他在重庆只停留了很短一段时间,便与国立剧专迁校到四川一个偏远的小县城——江安。艰苦的生活、闭塞的环境都未曾影响他的写作热情。他抱病写出了《蜕变》。他痛感国民党的腐败,他渴望着蜕旧变新,更期望在抗战中迎来一个新的中国。此戏在重庆公演后不胫而走,到处在上演着这出鼓动抗战热忱的好戏。尽管国民党检查机关对它曾经百般刁难,但是,它却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。

江安的生活是很艰苦的,抗日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。抗战初期的热情冷却下来,代之而起的是蒋介石背弃抗日、民主的诺言,消极抗日积极反共。国统区是一个特务横行、贪污成风的腐朽黑暗的世界。曹禺在严酷的现实面前更清醒了,他的思考也更加深邃了,他在追索着这腐朽现实的更深层的根由,于是不再直接去写抗战,而是追求写些更深刻的东西。正是带着这种心情,于1940年秋天创作了《北京人》。

《北京人》弥漫着一种沉郁而悲怆的调子,是很容易把它看作是悲剧的,但是曹禺却认为它是一出喜剧。《北京人》确是一部现实主义杰作,无论就其思想或艺术来说,它都是曹禺解放前戏剧创作的高峰。它虽然描写的是抗战前一个衰败的封建大家庭,但是作家却从鲁家这个如同棺材般

的封闭世界里,表现出整个封建制度腐朽垂死的必然性。而尤为深刻之处,是作家从这个小小的家庭震荡崩溃的图景中,揭示出生活发展的趋势:生活是这样发展着,腐朽的走向衰亡,新生的走向胜利,一切都朝着自身的反面走去。作家笔下的生活具有一种绵密的生活发展的逻辑力量。从瑞贞和愫方的形象中,使人听到嫩芽欣欣然破土而出的声音,预示着新的生活潮流正在冲击着冰封的河床,迎来即将解冻的春天。《北京人》的演出又一次在大后方引起轰动。

江安的冬天是很冷很冷的。巴金来了,曹禺知道他从上上海到重庆,就约这位老朋友到江安来玩玩。三年不见了,特别是在战乱中的离别三年,就觉得比三十年还要漫长。他们有说不完的话。在曹禺写作的小房里,在幽暗的灯光下,在夜色朦胧中,谈着,不停地倾吐着心音。大概这是人生中最高的享受了。巴金把吴天改编的《家》带来了,曹禺读过感到不满足,便谈《家》的改编。他表示要亲自改编《家》,为他们的友谊更增添一把火。对巴金来说,这自然也是最快慰的。

江安的环境更险恶了。“皖南事变”后,曹禺也成为被盯梢的人物,甚至家中还遭到搜查,于是,他便辞职到了重庆。他找到了一个幽静的地方,在长江边上的一个小码头——唐家沱,在一艘轮船上得到一个空房间,开始了《家》的改编。

唐家沱,确是一个幽静的地方,长江两岸高山耸立,江水汨汨地流着,清爽的江风阵阵吹来,有时,使人忘却是